月旦知識庫

百合花的人間條件

王丁筑／演員



活在彼岸的我們，努力向人間昂聲。

我們認得平等幾個字，湊在一起，卻像雛鳥還在學習飛翔。

對於未知與無知的差別，全憑一念之間，那毫米處藏著偌大的恐懼，對於愛的恐懼以及自古以來的信仰謬誤，我們還在路上一起努力。

角色與我之間的悄悄話——

從角色看見自己

德惠的長女病

身為長女的德惠，聰明乖順，是父母同學眼中的才女，就因為如此被稱讚的性格，以及從小教育的培養，德惠非常在意父母、同儕、外人的眼光，外在的光環使德惠將自身需求降低，壓抑自己的渴望，為了符合社會大眾之期待，忍氣吞聲，變成了德惠的枷鎖與生活目標，就算知道自己性向，卻還是害怕跟別人不一樣，進而忘記照顧自己的需要。

而母親唯一要求，就是讓她嫁個好人家，並不在意她的喜好與選擇，忽視她的想法，總是要德惠事事配合，只因德惠是長女，所以希望她乖巧順從，媽媽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；矛盾的點就是母親自己卻和別人共侍一夫，德惠看著兩個女人必須維持表面的和平而同住屋簷下，那充滿無奈和痛苦的生活，卻還是因為愛來妥協忍讓。

月旦知識庫

以性別來看，自古以來，男性更少承受指責與差異，是父權教育下在各方面佔優勢的利益者。或許這樣說來有點苛刻，但現實中，性別對調的結果令人心寒，大多數社會氛圍下，女性所面臨的打壓和批評聲浪更勝一籌，女性總是處於壓抑忍讓的那一方。

所以德惠逃離家庭的唯一方式，就是不顧父母反對去當導演，這也是德惠第一次為自己的權益發聲，因為這是唯一她可以掌權控制的事情，還有一點，至少大家都會聽她說話，所有事情她做主，她終於可以有權力的掌控事情。

德惠的逃避

但就算德惠暫時脫離原生家庭成功進入了影業，還是得遭受心理與外在的打壓與不平等。尤其女性在影視行業中地位，總被人認為無法掌權，無法信任女性的能力，男性發言權也是高於女性，再者女性的勞動力與男性相比，多數較弱勢，並且由於傳承下來的不成文規則已經執行多年，需要時間才能撼動，例如：女性不能碰燈光器材、不能坐在鏡頭箱上，多數規範都是因為是女性，傳說違反規則會帶來厄運，以至於更加深諸多不平等；且女性主導的團隊，男性工作人員還是佔比例的大多數，很少人心服口服，總是處處刁難，就算有能力也無法讓人信服，所以對於德惠來說是莫大的恐懼和壓力，除了工作環境的囹圄加上女女戀情的隱晦，使德惠無處可逃，這種無法喘息的壓力導致德惠身心俱疲，所有異樣眼光的談論和攻擊，再次提醒德惠，自己是被眾人的信念網住的人，自己是眾人眼中那個不完美的自己。

德惠的選擇

但德惠的心之所向還是被愛吸引。

西服店的千金海珍，是個和德惠個性完全相反，她有著德惠缺失的勇敢和追愛的自由與純真，是德惠嚮往和著迷不已的精神糧食，是德惠唯一的避風港。

可德惠卻很貪心，她想同時守護她與海珍的愛情，也想守護自己母親的脆弱，夾在中間的為難，迫使德惠放棄自己，成為時代洪流下的犧牲品。愛人海珍雖然勇敢追愛，卻也少了思考現實的可行性，將自己的想法毫不修飾地傳達給德惠，她的天真浪漫也逐漸成為壓垮德惠的稻草，給了德惠不得不割捨的念頭。

畢竟在那個保守的年代，女性並不完全自由，女性從小被教導要早日成婚、生兒育女、相夫教子才是唯一選擇，是成年後女性的唯一歸宿。

而女性愛女性，在那個年代，這樣的同性愛被認為是有病的、無藥可救，甚至被認為是病毒、是外邪入侵，再加上母親的崩潰和指責、父親的失望與難堪、外人的歧視和指指點點，使德惠擺盪在愛情與社會規範之間，衝擊接連而來，痛苦的她最後選擇了自己不愛的人生和不愛的人結婚，成全了別人眼中的好女兒好媳婦，然後苦了自己。

德惠的突破

德惠壓抑的人生經歷漫長的苦痛，在一次次的錯過與懊惱下，終於讓德惠理解自己，也無法再埋藏內心深處的渴望，該認真為自己好好地活一次了。

在每個夜晚細思曾經的一切，回頭觀望過去那些抉擇，明明只要自己願意勇敢一點、堅持下去，哪怕是只有一點點，跌跌撞撞也要努力，一定會出現曙光，這麼簡單的事情德惠現在才明白，這不就是身為女性的堅韌和力量嗎？

她看著比她勇敢卻忍住情緒安慰自己的海珍，她絲毫沒有被德惠憂鬱痛苦的樣貌擊倒，反而牽起她的手，願意陪她直到世界盡頭。她在對方真摯的臉上看見了希望，她懂了，對方害怕失去卻又義無反顧地愛著她，一路的堅持守候，堅信自己所愛的一切，那擁有一切的德惠為何要因為旁人的想法捨棄掉自己所擁有的、追求的理想呢？

海珍的愛讓她認清現實，如果時間不多，那我能擁有的，能掌控、能留下來的又是什麼？

對德惠來說，最重要的一課是釐清自己為什麼選擇，要如何接受自己的心，所有的定義一直是由自己決定，不是因為旁人所構築而成的你，不需要抹去自己的價值，根本沒有人知道會不會有下輩子，不如好好為自己活一次，跟自己和解也跟父母和解，不留遺憾。

所以德惠，最終還是伸出手，勇敢地抓住她和海珍的幸福。

我與角色的愛恨情仇

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，愛不是性別問題，對那時的我來說愛是靈魂、是手臂、是嘴角微笑的弧度，是在陽台攀爬的螞蟻，是蜻蜓飛過激起的漣漪，一點也無關乎性別，只關乎於你，你是怎麼想的，我又是怎麼想的，這麼簡單卻又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
初接角色時期，讀劇本令人壓抑癲狂，隨著場景堆疊和劇情安排，建構角色的時候，哭泣的時間增加了。讓本身的個性和德惠天差地別的我想大聲尖叫，邊讀邊編排角色的過程非常痛苦，因為從以前到現在，我算是很任性又執著的人，我會大膽拒絕自己不喜歡的事情，不接受爸媽為我好的安排，絕不輕易接受妥協，雖然我也身為長女，但可謂離經叛道，甚至有點張狂，只堅持自己想做的事，不在乎其他人投射而來的目光，活得算是灑脫。所以我做了一個改變人生的決定，瞞著爸媽，高中生涯我偷偷選擇了藝校，雖然爸媽因為我的選擇氣的要命，甚至要我自己賺錢打工來支付學費，我就是想跳脫階級和圈子，寧可辛苦也要付出代價來完成我的野心，我就是非常相信我自己，覺得我一定做得到，但主要是爸媽知道我的決心，當然也拿我無計可施。

還有一件事，是我從小家庭環境使然，因為貧窮加上三餐不繼，想要什麼必須自己去爭取，所以很早就知道，自己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，沒有人會幫你，要靠自己，其實回頭看，這也是長女病的一部分呢。

未來會如何，無人知曉，但唯一肯定的是，德惠和我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不只是角色，她活著也活在我們周遭。

百合戀的風波

想起去年寶島西米樂開播以來，出現女女戀的劇情開始被觀眾一路苛責辱罵，不接受同性，認為女生跟女生只能是朋友，不可能有愛情。才發現還是有很多人對於人存在於這世界上的條件有許多意見，為了剷除異己，總是變著花樣折騰和自己並不相同的人，但他們忘記了一件事情，就因為我們是人，所以我們擁有智慧擁有愛和同理心，接納不同的聲音，讓世界更美好，而不是忙著批判討厭而不去了解那些未知，再次證明恐懼與無知令人失去人性。

月旦知識庫

但也很慶幸我們飾演了女女戀的角色，身為影視產業的一員，有著豐富的媒介，本該就多元化，讓那些質疑煙消雲散，讓不了解的人了解，你活在的世界本就是個燦爛多彩的萬花筒，何必因為自己的恐懼而抹殺了別人的權利，好好地講好好地表達，我們的世界，是如此有愛的。

那不遮掩的發聲，是美好的標誌，讓所有人知道我們可以一起走過那些風雨，就算這段路還長，但身而為人，我們該拿出自己的力量爭取，至少我們好好活過。

想起茹導說的，無論如何，強大起來才是該做的事。

只有自己日漸強大茁壯，才有機會也能夠為自己為平等盡棉薄之力，不要害怕失敗和傷心，就算只是小小的進步，也會在某處發芽發光，照亮那些需要的人，成為彼此的支持。

結語

性別平權不是口號、不是比較也不是比賽，是關於權利、關於平等、關於創造出一個自在的社會。

我也有討厭的東西、不喜歡吃的食物、害怕的工作，但這並不表示只有一種形式可以存在，每個不一樣的物種、生命都有權利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，你有權利討厭，但沒有權利剝奪，尊重別人也尊重自己。

總是希望這個世界再多點愛，好好保護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，那些被遺忘和埋藏起來的渴望不應該被忽視，不要再把殘忍的期待加諸於任何人身上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路要走要活，只要將心比心，大到社會小到家庭，性別平權是讓人看見那些溫柔有血有肉的力量，不再因為性別而被制約，彼此承接、彼此分擔，讓大家能夠舒服自在的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。



王丁筑

覺得自己是喜歡熬夜的女巫，
有四隻狗，熱愛攝影、散文隨筆。